

<<上海男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上海男人>>

13位ISBN编号：9787532628346

10位ISBN编号：7532628345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上海辞书出版社

作者：马尚龙

页数：20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上海男人>>

前言

且先听大家说上海男人。

王安忆说：以往，我是很崇拜高仓健这样的男性的，高大、坚毅、从来不笑，似乎承担着世界的苦难与责任。

可是渐渐的，我对男性的理想越来越平凡了，我希望他能够体谅女人，为女人负担哪怕是洗一个碗的微小的劳动。

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男人的责任如果只是扮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地堕落了。

所以，我对男性影星的迷恋，渐渐地从高仓健身上转移到美国的达斯廷·霍夫曼身上。

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杨东平说：上海人的思维里，不做吃力不讨好的事，这种精明实惠，虽然容易与“俗气”挂钩，但实用理性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的价值。

上海人不喜欢夸夸其谈，比较务实、善于做事。

上海人的一个特征是遵守规矩，这当然有好的一面，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秩序，也是国际化都市的基本条件。

上海的城市现代化一直走在前列，乃至“上海男人”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居家品牌，连龙应台都曾撰文赞誉，这与上海城市的开明、开化、男女平等做得好有关。

余秋雨说：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

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

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问，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无疑，上海(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

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

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易中天说：较之“北方大汉”或“西部牛仔”，上海人确乎比较白嫩，上海话也确乎比较绵软，给人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感觉。

但如果以此便断言“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便未免肤浅可笑。

难道真的要像打手一样浑身肌肉、像土匪一样满脸胡子才像男人？不至于吧！上海滩原本是开放的。

正是无拘无束的开放，造就了雄极一时的大上海。

然而上海人的心灵却很难对外开放。

上海人谨言慎行，不多言，不妄交，绝无某些北方人“见面就熟，无话不说”的“豪爽”，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较之传统社会中人为尤甚。

这恰是当年“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的教训所致。

陈村说：有人问我，如果有人说不像上海人，你怎么回答？我会说“是啊是啊，你也不像上海人”，就算你说我像上海人，我也是“是啊是啊”，不过，你最好不要对一个真的不是上海人的人说“你不像上海人”，他可能一心一意地要当上海人，费钱费力费心思之余还自学了上海话，自以为是上海的活宝，被你一说，就十二分扫兴了。

沈宏非说：前几年，有位北京女作家写了一本名叫《京城闲妇》的书，讲述她在北京风花雪月的日子，整个儿一女版《闲情偶寄》有一上海男人看了书里一个细节，连夜打电话向我吐血报告：这女的在书里说她经常自己扛煤气罐上楼，这算哪门子“闲妇”哇？谁说不是呢？这煤气罐要是非扛不可的话，那个人也应该是一个上海男人哇。

洪晃说：上海话里骂人的词比北方话多，怒气会在吵架时发泄掉，北方人常常因为不知道怎么骂人，就只能直接开打，所以上海男人打架也打不起来，最多斗斗文字。

<<上海男人>>

小宝说：上海人的哲学是一个过日子的哲学，而不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哲学。

<<上海男人>>

内容概要

有关上海男人的亚文化，很容易被当做谈资。

没有一个地方的男人，会像上海男人一样具有长久的可谈性、可读性。

误读也时常发生。

作者想要还原的，是上海百年历史对上海男人的外动力，是上海男人自身的内动力，是上海女人与上海男人之间的互动力。

上海男人经常被外地男人挖苦嘲笑，好像上海男人都是“小男人”。

因为上海男人“小气、琐碎、矫情、娘娘腔”，当然也可以说是“务实、仔细、文明、本分”。

通过本书品读真实的上海男人。

<<上海男人>>

作者简介

马尚龙，笔名郝马，浙江人，大专学历。
1980年起在上海作协资料室、《文学角》编辑部工作，1991年至2002年任《海上文坛》编辑、副主编，2002年起先后在《东方体育日报》、《现代家庭》杂志社供职，现任《现代家庭》总编助理兼上半月版执行主编。
上世纪90年代始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先后结集出版《幽默应笑我》、《明星的甜食》、《与名人同窗》、《男人眼中男人的缺点》、《男人眼中女人的缺点》等。

<<上海男人>>

书籍目录

自序 上海男人之“男”第一节 男人帮：上海这一个大染缸陈逸飞和余秋雨就像是兄弟学生意学出来一代上海男人公寓里小孩有家教，成绩好，经济条件好第二节 男人居：安家乐业是行为艺术上海男人做怕了好男人Made in “ my husband ”：阿拉男人做格男人女人，谁是钢琴谁是钢琴家第三节 男人谋：一生与女人温情暗算麦太太的破绽在哪里“带得出去”的标准，是适宜也是适意第四节 男人门：路数最清爽“八小时”以内和以外的关系路数是上海男人的行能力灰姑娘对灰男人的期待第五节 男人装：得女人心者得天下一帮骑老坦克的贵族陕南邮不是陕南村大光明的生死爱情和拉三裙子

<<上海男人>>

章节摘录

第一节 男人帮：上海这一个大染缸 陈逸飞和余秋雨就像是兄弟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感觉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久远的日子。

那一天，跨年度的“陈逸飞回顾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然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继续展出。

那时候谁也不可能想到，这一天距离画家陈逸飞去世的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仅仅相隔八年三个月又二十天。

画展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尽管对观展人数作了严格的控制，数以千计的热情观众，还是把上海博物馆二楼宽敞的展厅塞得拍拍满。

画展在北京也引起轰动。

为了满足中国美术馆门前排长队要求签名的观众要求，陈逸飞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一刻不停地在画册上签名。

他为每一位观众签名，总是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道一句“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他连午饭都顾不得吃，只有两瓶“乐百氏”充饥。

北京的记者这么评价他：“尽管陈逸飞在画坛声誉卓著，如日中天，但他依然保持着恢宏大度、荣辱不惊、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和谦虚随和、平易近人的个性。

”有两个话题，伴随着“陈逸飞回顾展”的始终，没有见诸任何媒体，却在文化圈内口口相传，引起的震动一点不亚于画展的本身。

第一个话题，“陈逸飞回顾展”向上海文化名流和文化评论家发出了正式请柬，请柬左下角有一条注意事项：请穿西装戴领带（或领结）出席。

公开提议以西装领带参加画展，陈逸飞应该是国内第一人。

画展开幕式，确实有许多文化名流西装领带地出席了，或许他们本身就有穿西装的习惯，或许是响应了陈逸飞的提议；也有一席便服去出席的，画展的工作人员倒也没有将便服者拒之门外。

画展没有拒绝便服，却有人拒绝了陈逸飞的画展，这就是当时在文化圈内的轩然大波。

有一位美术评论家把画展的请柬往桌上一丢：穿西装？

就像乡镇企业家一样？

那我不去了。

文化人是最烦有人来做生活指导者的，况且当时西装也已经被当作乡镇企业家的身份象征，那一句“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的广告语的文化内涵，显现的恰恰就是市井风情的品位，主张个性的艺术家当然不愿意与市井的流行合流。

那一次的陈逸飞回顾展，确实遭到了一些艺术家的公开抵制，抵制的就是陈逸飞的做派。

还有一个话题。

画展开幕的当天，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新民晚报》刊登了余秋雨为画展写的序文《陈逸飞印象》。

余秋雨对陈逸飞的评价很高也很实在，这本身没有任何的异议，只是看着看着，许多人竟然被引入了相同的模糊境界：这到底是余秋雨在写陈逸飞，还是陈逸飞在写余秋雨？

怎么余秋雨写出来的陈逸飞就像是余秋雨自己？

两个人也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余秋雨写到“认识陈逸飞先生早在二十年前，他与我同籍同年，那时都还年轻，现在一起进入了不惑之年。

”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文化地位、名气，脾气、谈吐、身材，甚至长相，都简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余秋雨自己也承认：由于我和他长得比较像，很多人经常拿着我的书要他签名，或亲切地称呼我“陈先生”。

余秋雨对陈逸飞最为入木三分的评价“温文尔雅的陈逸飞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冒险家”，不就是余秋雨的自我写实？

即使在文化圈外，也有读者经常在做八卦的分析：说不定他们两个人就是兄弟。

用一句很通俗的上海话来说，他们两个人就像是“一只模子里刻出来的”。

说起话来语速不快，虽然很睿智，反应很快，但是每一句话总是在深思熟虑后娓娓道来；不管

<<上海男人>>

对谁都是彬彬有礼，即使对八卦的小记者也客客气气，一点不摆谱，不会随意地打断别人，即使拒绝人家，也会找一个婉转的借口——不是为了自己的金蝉脱壳，而是给了对方一个台阶；脸上总是有浅浅的笑容，绝不可能有“他妈的、他妈的”的标点符号。

固然有人不赞同他们的为人，但是用“儒雅”来形容他们的形象特征，是会有人不同意的。

不要以为陈逸飞和余秋雨的相像是一种娱乐式的偶然，事实上在上海的主流男人当中，还可以推出好几个与他们气质异曲同工的男人。

所谓主流男人。

当然是指足以代表上海男人主流气质、主流文化的男人。

陈钢，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曲者之一，是不是和陈逸飞、余秋雨很相像？

凤凰卫视记者曹景行（著名演员曹雷的弟弟），深得人心的不是闯丘露薇式的风风火火，而就是一种谦谦君子的风度；还有德高望重的何振梁先生，出生在江苏，读大学在上海，也算得上是上海人，在他身上似乎看不到激情四溢，唯有温文尔雅是他的标志；曾经位居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际乒联主席的徐寅生，他当年打乒乓球的时候最出名的“小老虎精神”，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没有的。

如果再追溯到上海前辈名流，完全可以看得见一条非常清晰的上海男人的气质脉络传承至今：巴金、黄佐临、陈叙一（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始人、厂长）、傅雷（翻译家）……书卷气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灵魂。

即使是虚构的人物，即使这一个虚构的人物是醉卧沙场的将军，只要他是上海人，照样洋溢着上海男人的温情脉脉：电影《英雄儿女》中的师长和工人爸爸，两个人身份迥异，气质相同，和陈逸飞、余秋雨也像是同宗同源。

也难怪，这两个虚构人物的始作俑者是巴金。

多少年前，孙道临在《早春二月》中一袭士林蓝长衫，迎着初放的桃花，很随意地将围巾向后肩一甩，透射出这一个上海知识分子的英气。

这一个动作曾经风靡全国。

很多年之后，看到陈逸飞在水乡周庄的写生照片，实在是无独有偶，陈逸飞也是围了条围巾，其神态和孙道临何其相似。

有些人虽然人不在上海，却分明和上海男人毫无二致，比如作家金庸，比如歌星费玉清，比如导演李安、作家白先勇，甚至比如韩国明星裴勇俊……说明上海男人的符号性有一个基本轮廓。

从文化名流延伸出去，非文化界的男人照样摆脱不了上海文化的笼罩，或者说是下意识地继承了上海文化的精髓，陈逸飞、余秋雨仍旧是可以类比、可以参照的标志。

围棋国手常昊，他拜的师傅是聂卫平，棋力上当然受到了聂卫平的提携，但县不要说在性格气质上与师傅迥异，即使在棋风上，也与师傅相左；与其说他是聂卫平的徒弟，不如说他更像余秋雨的弟子。

还有姚明、王励勤，上海的标记就像是烙印，至于刘翔，撇开他的顽皮，依旧是不折不扣的上海男人……如果把视线落在上海的市井，落在石库门，落在弄堂，当然会感觉得到文化水平和经济基础形成的巨大反差，但是过滤掉知识水平和经济基础，市井的上海男人，白白净净、清清爽爽、规规矩矩的居多，温顺、谦和，不紧不慢，彬彬有礼的居多，不亢不卑，不冷不热的居多；即使没有很高的学历，看上去肚子里也是有点墨水的；和他不熟悉的时候，他不见得很见外，和他熟悉之后，又不见得很亲近，远距离的时候不远，近距离的时候不近；要说恨他没脾气，要说爱他不容易。

不妨说，他们就是上海男人的基本群像。

在此罗列另外一个名单，或许我们说不清楚他们是哪里人，但是一定说得清楚，他们不是上海男人：姜文、易中天、郎朗、刘欢、冯小刚、聂卫平、崔健、赵本山，郭德刚、李幼斌、陈宝国、刀郎、陈佩斯、王朔、王宝强……也有少数的例外，唐国强因为背负了“奶油小生”的罪名，而被误认为是上海人，蔡国庆因为长相英而不酷，也被误认为上海人，指向明确单一——说明上海男人具有独特而唯一的模糊定义。

除开少数的例外，其他人不是上海男人，也可以这么说，上海男人不像他们。

上海男人像来像去，就是像上海男人。

其实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汇聚了最纷杂的地域以及地域人口的外貌特征，以至于上海人与人之间应该是最缺少相像性的，完全不像北京人，外貌特征极其明显，高颧骨、细长的单眼皮——北京人的

<<上海男人>>

五官基本如此——刘欢和郎平，除去性别不同，五官属于同一个特征；上海缺少如此明显的五官“公约数”，但是上海男人惊人地相似，而与其他地域有明显的错位。

二 五年，赵本山和余秋雨、营景行等一些文化界名流在上海出席了《解放日报》的文化论坛造势活动。

见面会一开始，赵本山幽默大师的本色就显露无遗，他首先站起来，向在场的所有人深鞠躬说：“余秋雨在我心目中是比父亲还值得尊重的人，跟他站在一起讲话，让我很有犯罪感。”

赵本山本人也是“父子关系”的受用者，他有五十多个徒弟，徒弟们用“老爸”来称呼他，尽管有些徒弟只比赵本山小五六岁。

余秋雨大概不会当着几百号人说，巴金是比我父亲还值得尊敬的人，陈逸飞不会说刘海粟是比自己的父亲还值得尊敬的人。

要一个上海人在公共场合称一个令自己敬佩、而年龄差不多的人比自己的父亲还值得尊敬，即使心里想说，嘴巴里也说不出；如果真有人这么说了，背后难听话就不绝于耳了。

余秋雨和陈逸飞虽然惺惺相惜，但是绝对不会视对方比父亲更加值得尊重，连勾肩搭背的亲昵也绝对做不出来。

上海男人相似在他的气质上、精神上，这才是上海男人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上海女人来说，上海是一所终身制的学校，对于上海男人来说，上海是一个大染缸。

不管你是从哪里来上海，经过上海这一个染缸的浸染，便成为同一系列的男人，甚至连色彩都极其相似。

借用经典的红色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一句著名的台词：是被南京路上的香花毒草熏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陈逸飞邀请姜文主演《理发师》，实在是一个特大的错误，错就错在了陈逸飞只是认为艺术是相通的，低估了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这一对江河文化的难以兼容，或者可以说是陈逸飞高估了自己的文化渗透能力。

解放军足以跨过长江，陈逸飞无法飞越黄河。

在陈逸飞和姜文的诸多争执中，据说有一项是有关香烟费的报销。

在账目上，有一笔不小的中华牌香烟的费用支出。

陈逸飞以为拍电影时所有的费用都是为了拍电影的，姜文的香烟当然不在可报销之列，但是姜文以为，为了拍电影所花费的钱都在报销之列，盒饭是可以报销的，香烟也应该是可以报销的。

看来余秋雨在这一方面要比陈逸飞高明，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和姜文有什么合作，也没有看到过他和崔健有什么合作，当然和王朔是更不可能合作的。

上海男人更加在意游戏规则，似乎与德国人更加相像。

在游戏规则之外的事情，上海男人是胆小的，但是在游戏规则之内的事情，他们可能是胆大的，甚至还是勇敢的、耿直的。

翻译家傅雷一生的爱与死，便是一个上海男人的例证。

傅雷的妻子朱梅馥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她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傅雷的许多文稿，都是她誊抄的。

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不苟。

就连傅雷给傅聪写信，每封信都由她誊抄留底；傅聪的来信，由她分类抄录。

她对傅雷一往情深。

她在写给傅聪的信中，说过一段出自肺腑、感人至深的话：“你是最爱妈妈的，也应该是最理解妈妈的。”

我对你爸爸|生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

我爱他，我原谅他。

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上海男人>>

编辑推荐

上海男人很难，难就难在了“男”字上。
从中国古人造字的角度分析，“男”有责权利的角色定义，那就是“田”和“力”的组合。
男人要有田地，男人要在田地里劳作，男人劳作要有力气：在田地里劳作的人就是男人。
我没有考证过英语，男人的man，似乎没有什么对男人责权利规定；在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中，对男人的考核标准是田地里的苦力活。
这就委屈了上海男人。
从有上海那一天起，上海男人就输了。
幸好，上海又名“申”，“田”字出头又出脚.....

<<上海男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